

宿雨清

朝陽麗

豐年人

壠上踏歌行

蘇東坡詩



天

下

第

一

書

劉炳森署



徐霞客游记

古诗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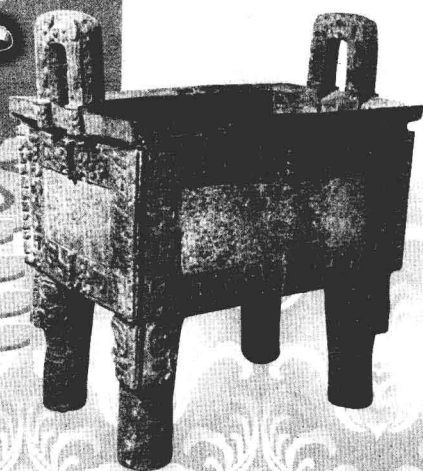
古文观止

天下第一書

劉炳森書



第二卷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徐霞客游记

——古代游记第一书

华夏山川秀，先生百代奇。
抉足投空谷，摩顶指深溪。
崖畔石成案，峰巅云作衣。
竭蹶仍向上，不惧老林迷。

【内容简介】

明徐弘祖著。

本书按日叙述徐霞客在旅游途中对自然地理诸多现象的观察所得，特别是对我国西南地区的石灰岩地貌、分布、类型和成因，有着极为详细的探讨和记录。

《徐霞客游记》经后人整理成书，影响深远，价值巨大，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石灰岩地貌研究的珍贵文献。



目

录

卷一上	(813)
游天台山日记 (浙江台州府)	(813)
游雁荡日记	(814)
游白岳日记 (徽州府休宁县)	(816)
游黄山日记	(817)
游武夷山日记 (建宁府崇安县)	(819)
游庐山日记	(822)
后游黄山日记	(824)
卷一下	(826)
游九鲤湖日记 (兴化府仙游县)	(826)
游嵩山日记 (河南府登封县)	(828)
游太华山日记 (西安府华阴县)	(830)
游太和山日记 (即武当山。湖广襄阳府均州)	(832)
闽游日记	(833)
后游闽日记	(836)
后游天台山日记	(839)
后游雁荡日记	(841)
游五台山日记 (山西太原府五台县)	(844)
游恒山日记 (山西大同府浑源县)	(846)
卷二上	(848)
西南游日记一 (浙江、江西)	(848)
卷二下	(876)
西南游日记二 (湖广)	(876)
卷三上	(913)
西南游日记三 (广西)	(913)
卷三下	(948)
西南游日记四 (广西)	(948)
卷四上	(982)
西南游日记五 (广西)	(982)
卷四下	(1014)
西南游日记六 (广西)	(1014)
卷五上	(1049)
西南游日记七 (贵州)	(1049)



卷五下	(1061)
西南游日记八(贵州)	(1061)
记游太华山	(1071)
记滇中花木	(1073)
记游颜洞	(1073)
卷六上	(1075)
西南游日记九(云南)	(1075)
卷六下	(1086)
西南游日记十(云南)	(1086)
卷七上	(1103)
西南游日记十一(云南)	(1103)
卷七下	(1115)
西南游日记十二(云南)	(1115)
卷八上	(1122)
西南游日记十三(云南)	(1122)
卷八下	(1134)
西南游日记十四(云南)	(1134)
卷九上	(1145)
西南游日记十五(云南)	(1145)
卷九下	(1157)
西南游日记十六(云南)	(1157)
卷十上	(1175)
西南游日记十七(云南)	(1175)
卷十下	(1188)
西南游日记十八(云南)	(1188)
卷十一上	(1201)
西南游日记十九(云南)	(1201)
卷十一下	(1215)
西南游日记二十(云南)	(1215)
卷十二上	(1227)
西南游日记二十一(云南)	(1227)
卷十二下	(1240)
西南游日记二十二	(1240)
附 编	(1248)
盘江考	(1248)
江源考一作“溯江纪源”	(1250)

卷一上

游天台山日记（浙江台州府）

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并有喜态。三十里至梁隍山。闻此地於菟夹道，月伤数十人，遂止宿焉。

四月初一日早雨行中五里，路有岐，马首西向台山，天色渐霁。又十里，抵松门岭，山峻路滑，舍骑步行。自奉化来，虽越岭数重，皆循山麓，至此迂回临陟，俱在山脊。而雨后新晴，泉声山色，往复创变。翠丛中山鹃映发，令人扳历忘苦。又十五里，饭箸竹庵。山顶随处种麦。从箸竹岭南行，则向国清大路。适有国清僧云峰同饭，言此抵石梁，山险路长，行李不便，不若以轻装往，而重担向国清相待。余然之。令担夫随云峰往国清，余与莲舟上人就石梁道。行五里，过箸竹岭。岭旁多短松，老干屈曲，根叶苍秀，俱吾闽门盆中物也。又三十余里，抵弥陀庵。上下高岭，深山荒寂。恐藏虎，故草木俱焚去。泉轰风动，路绝旅人。庵在万山凹中，路荒且长，适当其半，可饭可宿。

初二日饭后，雨始止。越潦拔岭，溪石渐幽。二十里，暮抵天封寺。卧念晨上峰顶，以朗霁为缘，连日晚霁，并无晓晴。及五更，梦中闻明星满天，喜不成寐。

初三日晨起，果日光烨烨。决策上顶。数里至华顶庵。又三里，为太白堂。俱无可观。闻堂左下有黄经洞，乃从小径，二里，俯见一突石，颇觉秀蔚。至则一发僧结庵于前，恐风自洞来，以石瓮塞之矣，大为叹惋。复上太白，循路登绝顶，荒草靡靡，山高风烈。草上结霜高寸许，而四山回映，琪花玉树，玲珑弥望。岭角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盖为高寒所勒耳。仍下华顶庵，过池边小桥，越三岭，溪回山合，木石森丽，一转一奇，殊嫌所望。二十里，过上方广，至石梁，礼佛昙花亭，不暇细观飞瀑。下至下方广，仰视石梁飞瀑，忽在天际。闻断桥、珠帘尤胜。僧言饭后行，犹及往返，遂由仙筏桥向山后越一岭，沿涧入八九里，水瀑从石门泻下，旋转三曲。上层为断桥，两石斜合，水碎进石间，汇转入潭；中层两石对峙如门，水为门束，势甚怒；下层潭口颇阔，泻处如阙，水从凹中斜下。三级俱高数丈，各极神奇。但循级而下，为曲所遮，不能望尽。又里许，为珠帘水，水倾下处甚平阔，其势散缓，滔滔汨汨。余赤足跳草莽中，猱木缘崖，莲舟不能从。暝色四下，始返。停足仙筏桥，观石梁卧虹，飞瀑喷雪，几不欲卧。

初四日天山一碧如黛，不暇晨餐，即循仙筏上昙花亭。石梁即在亭外，梁阔尺余，长三丈，架两山凹间。两飞瀑从亭左来，至桥乃合流下坠，雷轰河隤，百丈不止。予从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梁尽，即为大石所隔，不能达前山，乃返。过昙花，入上方广寺。循寺前溪，复至隔山大石上，坐观石梁。为下寺僧促饭，乃去。饭后，十五里，抵万



年寺，登藏经阁。阁两重，有南北经两藏。寺前后多古杉，悉三人围。鹤巢于上，声嘹唳，传山谷间。是日，予欲向桐柏宫，觅琼台双阙，路多迷津，遂谋向国清。国清去万年四十里，中过龙王堂；每下一岭，予谓已在平地，及下数重，势犹未止。始悟华顶之高，去天非远！日暮，入国清，与云峰相见，如遇故知。与商探奇次第，云峰言：名胜无如两岩，虽远，可以骑行。先两岩而后桃源，抵桐柏，则翠壁、赤城可一览收矣。

初五日，有雨色，不顾。取寒、明两岩道，由寺向西门觅骑。骑至，雨亦至。五十里，至步头，雨止，骑去。二里，入山，峰紫水映，木秀石奇，意甚乐之。一溪从东阳来，势甚急，大若曹娥。四顾无筏，负奴背而涉，深过于膝，移渡一涧，几一时。三里，至明岩。明岩为寒山、拾得隐身地。两山回曲，《志》所谓八寸关也。入关，则四围峭壁如城。最后，洞深数丈，广容数百人。洞外，左有两岩，皆在半壁；右有石笋突耸，上齐石壁，相去一线，青松紫蕊，蓊苳于上，恰与左岩对，可称奇绝。出八寸关，复上一岩，亦左向。来时仰望如一隙，及登其上，明敞容数百人。岩中一井，曰仙人井，浅而不可竭。岩外一特石，高数丈，上跂立如两人，僧指为寒山、拾得云。入寺，饭后云阴溃散，新月在天，人在回崖顶上，对之清光溢壁。

初六日凌晨出岩，六七里至寒岩。石壁直上如劈。仰视空中，洞穴甚多。岩半亦有一洞，阔八十步，深百余步，平展明朗。循岩右行，从石隘仰登岩坳，有两石对耸，下分上连，为鹊桥，亦可与方广石梁争奇，但少飞瀑直下耳。还饭僧舍，觅筏渡溪，循溪行山下，一带峭壁巉崖，草木盘垂其上，多海棠紫荆，映荫溪色，香风来处，玉兰芳草，随地不绝。已，至一山寨，石壁直插涧底；涧深流驶，旁临无地。壁上凿孔以行，孔中仅容半趾。逼身而过，神魄为动。自寒岩十五里，至步头，从小路向桃源。桃源在护国寺旁，寺已废，土人茫无知者。随云峰莽中曲路行，日已堕，无投宿处，乃复问至坪头潭。潭去步头仅二十里，今从小路返，迂回三十余里，宿。信桃源误人也！

初七日自坪头潭行曲路中，三十余里，渡溪入山。又四五里，山口渐狭，有馆曰桃花坞。循深潭而行，潭水澄碧，飞泉自上来注，为鸣玉涧。涧随山转，人随涧行。两旁山皆石骨，攒峦夹翠，涉目成赏，大抵胜在寒、明两岩间。涧穷路绝，一瀑从山凹泻下，势甚纵横。出，饭馆中，循坞东南行，越两岭，寻所谓“琼台”、“双阙”，竟无知者。去数十里，访知在山顶，与云峰循路扳援，始达其巅。下视峭削环转，一如桃源，而翠壁万丈过之，峰头中断，即为双阙，双阙所夹而环者，即为琼台。台三面绝壁，后转即连双阙。予在对阙，日暮不及复登，然胜已一日兼收。遂下山，从赤城后还国清，已三十里矣。

初八日离国清。从山后五里，登赤城。赤城山顶圆壁特起，望之如城，而石色微赤。岩穴为僧舍凌杂，尽掩天趣。所谓玉京洞、金钱池、洗肠井、俱无甚奇。

游雁荡日记

自初九日别台山，初十日抵黄岩。日已西，出南门步行三十里，宿于八岙。

十一日二十里登盘山岭。望雁山诸峰，芙蓉插天，片片扑人眉宇。又二十里，饭大荆



驿。南涉一溪，见西峰上缀圆石，奴辈指为两头陀，余疑即老僧岩，但不甚肖。五里过章家楼，始见老僧真面目：袈衣秃顶，宛然兀立，高可百丈。侧又一小童，伛偻于后。自章家楼二里，山半得石梁洞；洞门东向，门口一梁，自顶斜插于地，如飞虹下垂。由梁侧隙中层级而上，高敞空豁。坐顷之，下山。由右麓逾谢公岭，渡一涧，循涧西行，即灵峰道也。转入山腋，两壁峭立亘天，危峰乱叠，如削如攒，如骈芝，如怒笋，如笔之卓，如幙之欹。洞有口如卷幕者，潭有碧如澄淀者。双鸾、五老之形，联肩接翼。里许抵灵峰寺。循寺侧登灵峰洞，峰中空，特立寺后，侧有隙可入。由隙历磴数十级，直至窝顶，则窅然平台圆敞，中有罗汉诸像。坐玩至暝，返寺。

十二日饭后，从灵峰有趾觅碧霄洞。返旧路，抵谢公岭下；南过响岩，五里至净名寺路口。入觅水帘谷，乃两崖相夹，水从崖顶飘下也。出谷五里，至灵岩寺。绝壁四合，摩天劈地，曲折而入，如另辟一世界。寺居其中，南向，背为屏霞嶂。嶂顶齐而色紫，高数百丈，阔亦称之。嶂之最南，左为展旗峰，右为天柱峰。嶂之右腋，介于天柱者，先为龙鼻水。龙鼻之穴，从石罅直上，略似灵峰洞面小，穴内石色俱黄紫，独罅口石纹一缕，青紺润泽，颇有鳞爪状。自顶贯入洞底，垂下一端如鼻，鼻端孔可容指，水自内滴下注石盆。此嶂右第一奇也。西南为独秀峰，小于天柱，高锐不相下。独秀之下为卓笔，高半独秀，锐亦如之。两峰南凹，轰然下泻者，小龙湫也。隔龙湫，与独秀相对者，玉女峰也。顶有春花，宛然插髻。自此过双鸾，即极于天柱。双鸾止两峰，并起。峰际有僧拜石，袈裟伛偻，肖矣。由嶂之左腋，介于展旗者，先为安禅谷，谷即屏霞之下岩。东南为石屏风，形如屏霞，高阔各得其半，正插屏霞尽处。屏风顶有蟾蜍石，与嶂侧玉龟相向。屏风南去，展旗侧褶中，有径直上，磴级尽处，石阙限之。俯阙而窥，下临无地，上嵌崢峒。外有圆穴二，侧有长穴一。光自穴中射入，别有一境，是为天聪洞。则嶂左第一奇也。锐峰叠嶂，左右环向，巧变百出，真天下奇观！而小龙湫下流，经天柱、展旗，桥跨其上，山门临之。桥外含珠岩，在天柱之麓，顶珠峰在展旗之上，此又为灵岩之外观也。

十三日出山门，循麓而右，一路崖壁参差，流霞映采。高而展者，板嶂岩。岩下危立而尖夹者，为小剪刀峰。更前，重岩之上，一峰亭亭插天，为观音岩。岩侧则马鞍岭，横亘于前，鸟道盘折，逾凹右转，溪流汤汤，涧底石平如砥。沿涧深入，约去灵岩十余里，过常云峰，则大剪刀峰介立涧旁。剪刀之北，重岩陡起，名连云峰。从此环绕回合，岩穷矣。龙湫之瀑，轰然下捣潭中，岩势开张峭削，水无所着，腾空飘荡，顿令心目眩怖。潭上有堂，相传为诺讵那观泉之所。堂后层级直上，有亭翼然面瀑，踞坐久之。下饭庵中，雨廉纤不止。然余已神飞雁湖山顶，遂冒雨至常云峰。由峰半道松洞外，扳绝磴三里，趋白云庵，人空庵圯。一道人在草莽中，见客至，望望去。再入一里，有云静庵，乃投宿焉。道人清隐，卧床间数十年，尚能与客谈笑。余见四山云雨凄凄，不能不为明晨忧也。

十四日天忽晴朗，乃强清隐徒为导。清隐谓湖中草满，已成荒田，徒复有他行，但可送至峰顶。予意至顶，湖可坐得，于是人捉一杖，跻攀深草中，一步一喘。数里，始历高巔。四望白云，迷漫一色，平铺峰下。诸峰朵朵，仅露一顶，日光映之，如冰壶瑶界，不辨海陆。然海中玉环一抹，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凹壁立，内石笋森森，参差不一。三面翠崖环绕，更胜灵岩。但谷幽境绝，惟闻水声潺潺，莫辨何地。望四面峰峦累累，下伏如丘垤，惟东峰昂然直上，最东之常云，犹堪比肩。导者告退，指湖在西腋一峰，尚须越三尖。余从之，及超一尖，路已绝；再越一尖，而所登顶已在天半。自念《志》云：荡在山



顶，龙湫之水，即自荡来。今山势渐下，而上湫之涧，却自东高峰发脉，去此已隔二谷，遂返而东。望东峰之高者趋之，莲舟疲不能从。由旧路下，余与二奴东越二岭，人迹绝矣。已而山愈高，脊愈狭，如行刀背；又石片棱棱怒起，每过一脊，即一峭峰，皆从刀剑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但见境不容足，安能容湖？既而高峰尽处，一石如劈。向惧石锋撩人，至是且无锋置足矣。踌躇崖上，不敢复向故道。俯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级，遂脱奴足行滕四，悬崖垂空，先下一奴，余次从，意可得扳援之路。及下，仅容足，无余地。望岩下斗深百丈，欲谋复上，而上岩亦嵌空三丈余，不能飞陟。持布上试，布为突石所勒，忽中断，复续悬之，竭力腾挽，得复登山岩。出险，还云静庵，日渐西。主仆衣履俱敝，寻湖之兴衰矣。别清隐，复至龙湫，则积雨之后，怒涛倾注，变幻极势，轰雷喷雪，大倍于昨。坐至山暝，始出南行。四里，宿能仁寺。

十五日寺后觅方竹数握，细如枝。林中新篠，大可径寸，柔不堪杖，老柯斩伐殆尽矣！遂从岐度四十九盘，遵海而南，逾窑岙岭，往乐清。

游白岳日记（徽州府休宁县）

丙寅岁，余同浔阳叔翁，于正月二十六日至徽之休宁。出西门，其溪自祁门县来，经白岳，循县而南，至梅口，会郡溪入浙。循溪而上，二十里，至南渡。过桥，依山麓十里，至岩下，已暮，登山五里，借庙中灯，冒雪蹑冰，二里，过天门。里许，入榔梅庵。路经天门、珠帘之胜，俱不暇辨，但闻树间冰响铮铮。入庵后，大霰作，浔阳与奴子俱后。予独卧山房，夜听水声如屋溜，竟不能成寐。

二十七日起视，满山冰花玉树，迷漫一色。坐楼中，适浔阳并奴至，乃登太素宫。宫北向，元帝像乃百鸟衔泥所成，色黧黑，像成于宋，殿新于嘉靖三十七年，庭中碑文，世庙御制也。左右为王、赵二神将殿，俱雄丽。背倚玉屏，前临香炉，峰峰突起数十丈，如覆钟，未游台、荡者或奇之。出庙左至舍身崖。转而上为紫玉屏，再西为紫霄崖，俱危耸杰起。再西为三姑峰、五老峰。文昌阁据其前，五老比肩，不甚峭削，颇似笔架。返榔梅，循夜来路，下天梯，则石崖三面为围，上覆下嵌，绝似行廊。循岭而行，泉飞落其外，为珠帘水。嵌之深处，为罗汉洞，外开内伏，深且十五里。东南通南渡崖，尽处为天门崖。石中空飞突，正如闾阖，人出入其间。门外乔楠中峙，蟠青丛翠。门内石崖一带，珠帘飞洒，奇为第一。返宿庵中，访五井、桥崖之胜。羽士汪伯化，约明晨同行。

二十八日梦中闻人言大雪，促奴起视，弥山漫谷矣。余强卧。已刻，同伯化蹑屐，二里，复抵文昌阁。览地天一色，虽阻游五井，更益奇观。

二十九日奴子报云开，日色浮林端矣。急披衣起，青天一色，半月所未睹。然寒威殊甚，方促伯化共饭。饭已，大雪复至，飞积盈尺。偶步楼侧，则香炉峰正峙其前。楼后出一羽士曰程振华者，为予谈九井、桥岩、傅岩诸胜。

三十日雪甚，兼雾浓，咫尺不辨。伯化携酒至舍身崖，饮睇元阁。阁在崖侧，冰柱垂垂，大者竟丈。峰峦灭影，近若香炉峰，亦不能见。



二月初一日东方一缕云开，已而大朗。浔阳以足裂留庵中。予急同伯化蹶西天门而下。十里，过双溪街，山势已开。五里，山复渐合，溪环石映，佳趣盎溢。三里，由溪口循小路人，越一山。二里，至石桥岩。桥侧外岩，高亘如紫霄。岩下俱因岩为殿。山石皆紫，独有一青石龙蜿蜒于内，头垂空尺余，水下滴曰龙涎泉，颇如雁荡龙鼻水。岩之右，一山横跨而中空，即石桥也。飞虹垂蛛下，下空恰如半月。坐其下，隔山一岫特起，拱对其上，众峰环峙，较胜齐云天门，即天台石梁，止一石架两山间，此以一山高架，而中空其半，更灵幻矣！穿桥而入里许，为内岩。上有飞泉飘洒，中有僧斋，颇胜。还饭于外岩。觅导循崖左下，灌莽中两山夹涧，路棘雪迷，行甚艰。导者劝予趋傅岩，不必向观音岩。予恐不能兼棋盘、龙井之胜，不许。行二里，得涧一泓，深碧无底，亦龙井也。又三里，崖绝涧穷，悬瀑忽自山凹挂下数丈，亦此中奇境。转而上跻，行山脊二里，则棋盘石高峙山巅，形如擎菌，大且数围。登之，积雪如玉。回望傅岩，岌岌云际。由彼抵棋盘亦近，悔不从导者。石旁有文殊庵，竹石清映。转东而南二里，越岭二重，山半得观音岩。禅院清静，然无奇境，尤悔覩面失傅岩也。仍越岭东下，深坑、石涧四合，时有深潭，大为渊，小如臼，皆云龙井。不能别其孰为五，孰为九，凡三里。石岩中石脉隐隐，导者指其一为青龙，一为白龙，予笑颌之。又乱崖间望见一石嵌空，有水下注，外有横石跨之，颇似天台石梁。伯化以天且晚，请速循涧觅大龙井。忽遇僧自黄山来，云：“出此即犬溪，行将何观？”遂返。里余，从别径向漆树园行，巉石乱流间，返照映深水，一往幽丽。三里，跻其巅。予以为高埭齐云，及望之，则文昌阁犹巍然也。五老峰正对阁而起。五老之东为独耸寨；循其凹而出，曰西天门。五老之西为展旗峰。由其下而渡，曰芙蓉桥。予向出西天门，今自芙蓉桥入也。望三姑之旁，犹殢日色，遂先登，则落照正在五老间。归庵已晚餐矣。相与追述所历，始知大龙井正在大溪口，足趾已及，而为僧所阻，亦数也！

游黄山日记

初二日自白岳下山，十里，循麓而西，抵南溪桥。渡大溪，循别溪，依山北行。十里，两山峭逼如门，溪为之束。越而下，平畴颇广。二十里，猪坑。由小路登虎岭，路甚峻。十里，至岭；五里，越其麓。北望黄山诸峰，片片可掇。又三里，为古楼坳，溪甚阔，水涨无梁，木片弥布一溪，涉之甚难。二里，宿高桥。

初三日随樵者行，越岭二重，下而复上。又越一重，两岭俱峻，曰双岭。共十五里，过江村。二十里，抵汤口，香溪、温泉诸水所由出者。折而入山，沿溪渐上，雪且没趾。五里，抵样符寺。汤泉在隔溪，遂赴池浴。池前临溪，后倚壁，三面石甃，上环石如桥，汤深三尺，时凝寒未解，汤气郁然，水泡池底汩汩起，气本香冽，黄贞父谓其不及盘山。以汤口、焦村孔道，浴者太杂遽也。浴毕，返寺。偕僧挥印登莲花庵，蹶雪循涧以上。涧水三转：下注而深泓者，曰白龙潭；再上面停涵石间者，曰丹井。井旁有石突起，曰药臼、曰药桃。宛转随溪，群峰环耸，木石掩映，如是一里，得庵，僧印我他出，不能登其堂。堂中香炉及钟鼓架，俱天然古木根。予返寺，宿。

初四日兀坐听雪溜竟日。

初五日云气甚恶，余强卧至午起。挥印言慈光寺颇近，令其徒引过汤池。仰见一崖，中悬鸟道。两旁泉泻如练。予即从此扳路上；泉光云气，撩绕衣裾。已转而右，则茅庵上下，磬韵香烟，穿石而出，即慈光寺也。寺旧名朱砂庵。比丘为予言：“山顶诸静室，径为雪封两月。今早遣人送粮，山半，雪没腰而返。”余兴大阴，由大路二十里下山，遂引被卧。

初六日天气甚朗。觅导各携筇上山。过慈光寺，从左上。石峰环夹，其中石级为积雪所平，一望如玉。棘木茸茸中，仰见群峰盘结，天都独巍然上挺。数里，级愈峻，雪愈深，其阴处冻雪成冰，坚滑不受趾。予独前，持杖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凿一孔，以移后趾。从行者俱循此法得度。上至平冈，则莲花、云门诸峰，争奇竞秀，若为天都拥卫者。由此而入，绝巘危崖，尽皆怪松悬结，高者不盈丈，低仅数寸。平顶短鬣，盘根虬干，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奇山中又有此奇品也。松石交映间，冉冉僧一群从天而下，俱合掌言：“阻雪山中已三月，今以觅粮勉到此。公等何由得上也？”且言：“我等前海诸庵，俱已下山，后海僧路尚未通，惟莲花洞可行耳。已而从天都峰侧攀而上，透峰隙而下，东转，即莲花洞路也。”予急于光明顶、石笋砭之胜，遂循莲花峰而北，上下数次，至天门。两壁夹立肩摩，高数十丈，仰面而度，阴森悚骨。其内积雪更深，凿级上跻，过此，得平顶，即所谓前海也。由此更上一峰，至天平砭。砭之兀突独耸者，为光明顶。由砭而下，即所谓后海也。盖天平砭阳为前海，阴为后海，乃极高处。四面皆峻坞，此独若平地。前海之前，天都、莲花二峰最峻，其阳属徽之歙，其阴属宁之太平。予至天平砭，欲望光明顶而上，路已三十里，腹甚枵，遂入砭后一庵。庵僧俱踞石向阳，主僧曰智空，见客色饥，先以粥饷。且曰：“新日太皎，恐非老晴。”因指一僧谓予曰：“公有余力，可先登光明顶而后中食，则今日犹可抵石笋砭，宿是僧处矣。”余如言登顶，则天都、莲花并肩其前；翠微、三海环绕于后。下瞰绝壁峭岫，罗列坞中，即丞相原也。顶前一石伏而复起，势若中断，独悬坞中。上有怪松盘盖。余侧身扳踞其上，而得阳踞太顶相对，各跨胜绝。下入庵，黄粱已熟。饭后，北向过一岭，踣躅菁莽中，入一庵，曰狮子林，即智空所指宿处，主僧霞光，已待我庵前矣。遂指庵北二峰曰：“公可先了此胜。”从之。俯窥其阴，则乱峰列岫，争奇并起；循之西，崖忽中断，架木连之，上有松一株，可板引而度，所谓接引崖也；度崖，穿石罅而上，乱石危缀间，构木为室，其中亦可置足，然不如踞石下窥更雄胜耳；下崖，循而东，里许，为石笋砭。砭脊斜亘，两夹悬坞中，乱峰森罗，其西一面，即接引崖所窥者。砭侧一峰突起，多奇石怪松，登之俯瞰壑中，正与接引崖对，峰回岫转，顿改前观。下峰，则落照拥树，谓明晴可卜。踊跃归庵，霞光设茶，引登前楼。西望碧痕一缕，余疑山影，僧谓山影夜望甚近，此当是云气。余默然，知为雨兆也。

初七日四山雾合。少顷，庵之东北已开，西南膩甚。若以庵为界，即狮子峰亦在时出时没间。晨餐后，由接引崖践雪下。坞半一峰突起，上有一松，裂石而出，巨干高不及二尺，而斜拖曲结，蟠翠三丈余，其根穿石，上下几与峰等，所谓扰龙松是也。扳玩移时，望狮子峰已出，遂杖而西。是峰在庵西南，为案山。二里，蹶其巅，则三面拔立坞中，其下森峰列岫，自石笋接引，两坞迤邐，至此环结，又成一胜。登眺间，沉雾渐爽，急由石笋砭北转而下，正昨日峰头所望阴森径也。群峰或上或下，或巨或纤，或直或欹，与身穿雪而过，俯窥辄顾，步步生奇。但壑深雪厚，一步一悚。行五里，左峰腋一窦透明，曰

“天窗”。又前，峰旁一石突起，作面壁状，则“僧坐石”也。下五里，径稍夷，循涧而行。忽前涧乱石纵横，路为之塞。越石久之，一阙新崩，片片欲堕。始得路，仰视峰顶，黄痕一方，中间绿字，宛然可辨，是谓“天牌”，亦谓“仙人榜”。又前，鲤鱼石；又前，白龙池。共十里。一茅庵出涧边，为松谷庵旧址。再五里，循溪东西行，又过五水，则松谷庵矣。再循溪下，溪边香气袭人，则一梅亭。梅正发，山寒积雪，至是始芳！抵青龙潭，一泓深碧，更会两溪，比白龙池势既雄壮，而大石磊落，奔流乱注，远近群峰环拱，亦佳境也。返餐松谷，住宿旧庵。予初至松谷，疑已平地。及是询之，须下岭二重，二十里方得平地，至太平县共三十五里云。

初八日拟寻石笋奥境，竟为天夺。浓雾迷漫，抵狮子林，风愈大，雾亦愈厚。余欲急趋炼丹台，遂转西南。三里，为雾所迷。偶得一庵，入焉，雨大至，遂宿此。

初九日逾午少霁。庵僧慈明甚夸西南一带峰岫不减石笋砦，有“秃顶朝天”、“达摩面壁”诸名。余拉浔阳蹈乱流至壑中，北向即翠微诸峦，南向即丹台诸坞，大抵可与狮峰竞驾，未得比肩石笋也。雨踵至，急返庵。

初十日晨雨如注，午少止。策杖二里，过飞来峰，此天平砦之西北岭也。其阳坞中，峰壁森峭，正与丹台环绕。二里抵台。一峰西垂，顶颇平伏。三面壁翠合沓，前一小峰起中坞，其外则翠微峰、三海门蹄股拱峙，登眺久之。东南一里，绕出天平砦下，雨复大至，急下天门。两崖隘肩，崖额飞泉，俱从人顶泼下。出天门，危崖悬叠，路缘崖半，比后海一带森峰峭壁，又转一境。“海螺石”即在崖旁，宛转酷肖，来时忽而不察，今行雨中，颇稔其异，询之始知。已趋大悲庵，宿悟空上人处。

十一日上百步云梯。梯磴插天，足趾及腮，而磴石倾侧砢岬，兀兀欲下。前时以雪掩其险，至此骨意俱悚。上云梯，即登莲花峰道。又下，转由峰侧而入，即文殊院、莲花洞道也。以雨色不止，乃下山，入汤院，复浴。由汤口出，二十里，抵芳村；十五里，抵东潭。溪涨不能渡而止。黄山之流，如松谷、焦村，俱北出太平，即南流如汤口，亦北转太平入江。惟汤口西有流，至芳村而巨，南趋岩镇，至府西北与绩溪会。

游武夷山日记（建宁府崇安县）

二月二十一日出崇安南门，觅舟。西北一溪自分水关，东北一溪自温岭关，合注县南，通郡省入海。顺流三十里，见溪边一峰横欹，一峰独耸，余诧而瞩目，则欹者幔亭峰，耸者大王峰也。峰南一溪，东向而入大溪者，即武夷溪也。冲祐宫傍峰临溪。予欲先抵九曲，然后顺流探历，遂舍宫不登，逆流而进。流甚驶，舟子跣行溪间以挽舟。第一曲，右为幔亭峰、大王峰，左为狮子峰、观音岩。而溪右之濒水者曰水光石，石上题刻殆遍。二曲之右，为铁板嶂，翰墨岩，左为兜鍪峰。而板嶂之旁，崖壁峭立，间有三孔，作“品”字状。三曲右为会仙岩，左为小藏峰、大藏峰。大藏壁立千仞，崖端穴数孔，乱插木板如机。一小舟斜架穴口，木末号曰“架壑舟”。四曲右为钓鱼台、希真岩，左为鸡栖岩、晏仙岩。鸡栖岩半有洞，外隘中宏，横插木板，宛然埽堞。下一潭深碧，为卧龙潭。

其右大隱屏、接笋峰，左更衣台。天柱峰者，五曲也。文公书院正在大隱屏下。抵六曲，右为仙掌岩、天游峰，左为晚对峰、响声岩。回望隱屏，天游之间，危梯飞阁悬其上，不胜神往！而舟亦以溜急不得进，还泊曹家石。登陆，入云（窝，排云）穿石，俱从乱崖中宛转得路。窝后即接笋峰；峰骈附于大隱屏，其腰横两截痕，故曰“接笋”。循其侧石隘，跻磴数层，四山环翠，中留隙地如掌者为茶洞。洞口由西入，口南为接笋峰，口北为仙掌岩。仙掌之东为天游，天游之南为大隱屏。诸峰上皆峭绝，而下复攒凑，外无磴道，独西峰一罅，比天台之明岩更为奇矫也。从其中扳跻登隱屏，至绝壁处，悬大木为梯，贴壁直竖云间。梯凡三接，级共八十一。级尽，有铁索横系山腰，下凿坎受足。扳索转峰而西，夹壁中有冈介其间，若垂尾。凿磴以登，即隱屏顶也。有亭有竹，四面悬崖，凭空下眺，真仙凡复隔！仍下悬梯，至茶洞，仰视所登之处，岌岌在云汉。隘口北崖即仙掌岩。岩壁屹立雄展，中有斑痕如人掌，长盈丈者数十行。循崖北上，至巔，落照侵松，山光水曲，交加入览。南转，行夹谷中。谷尽，忽透出峰头，三面壁立，有亭踞其首，即天游峰矣。是峰处九曲之中，不临溪，而九曲之溪，三面环之。东望为大王峰，而一曲至三曲之溪环之。南望为更衣台，南之近者，则大隱屏诸峰也，四曲至六曲之溪环之。西望为三教峰，西之近者则天壶诸峰也，七曲至九曲之溪环之。惟北向无溪，而山从水帘诸山层叠而来，至此中悬。其前之俯而瞰者，即茶洞也。自茶洞仰眺，但见绝壁干霄，泉从侧间泻下，初不知其上有峰可憩。其不临溪而能尽九溪之胜，此峰固应第一也。立台上，望落日半规，远近峰峦，青紫万状。台后为天游观。亟辞去，抵舟已昏黑矣。

二十二日登涯，辞仙掌而西。余所循者，乃溪之右涯，其隔溪则左涯也。第七曲右为三仰峰、天壶峰，左为城高岩。三仰之下为小桃源，崩崖堆错，外成石门。由门伛偻而入，有地一匝，四山环绕，中有平畦曲涧，围以苍松翠竹，鸡声人语，俱在翠微中。出门而西，即为北廊岩，岩顶即为天壶峰。其对岸之城高岩矗然独上，四旁峭削如城。岩顶有庵，亦悬梯可登，以隔溪不及也。第八曲右为鼓楼岩、鼓子岩，左为大廩石、海蚌石。予过鼓楼岩之西，折而北行坞中，扳陟峰顶，两石兀立如鼓，鼓子岩也。岩高亘亦如城，岩下深凹，一带如廊，架屋横栏其内，曰鼓子庵。仰望岩上，乱穴中多木板横插。转岩后，壁间一洞更深敞，曰吴公洞。梯毁不能登。望三教峰而趋，缘山越磴，深荆榛其上。抵峰，有亭缀其旁，可东眺鼓子诸胜。山头三峰，石骨挺然并矗。从石罅间蹶磴而升，傍崖得一亭，穿亭入石门，两崖夹峙，壁立参天，中通一线，上下尺余，人行其间，毛骨阴悚！盖三峰攒立，此其两峰之罅。其侧尚有两罅，无此整削。下山，转至山后，一峰与猫儿石对峙，盘亘亦如鼓子，为灵峰之白云洞。至峰头，从石罅中累级而上，两壁夹立，颇似黄山之天门。级穷，迤邐至岩下，因岩架屋，亦如鼓子。登楼南望，九曲上游，一洲中峙，溪自西来，分而环之，至曲复合为一。洲外两山渐开，九曲已尽。是岩在九曲尽处，重岩回叠，地甚幽爽。岩北尽处，更有一岩尤奇：上下皆绝壁，壁间横凹仅一线，须伏身蛇行，盘壁而度乃可入。余即从壁凹行，已而凹渐低，壁渐危，则伛偻就之；愈低愈狭，则膝行蛇伏，至凹转处，上下仅悬七寸，阔止尺五。凹外壁深万仞，余匍匐以进，胸背相摩，盘旋久之，得度其险。岩果轩敞层叠，有斧凿置于中，欲开道而未就也。半晌，返前岩。更至后岩，方构新室，亦幽敞可爱。出向九曲溪，则狮子岩在焉。循溪而返，隔溪观八曲之人面石，七曲之城高岩，蔚然奇丽，为之神飞。复泊舟，由云窝入茶洞，窟窿窈窕，再至矣，再不能去。已由云窝左转，入伏羲洞，洞颇阴森。左出大隱屏之阳，即紫阳



书院，谒先生庙像。顺流鼓棹，两岸苍翠如飞，翻恨舟行之速。已过天柱峰、更衣台，泊舟四曲之南涯。自御茶园登岸，欲绕出金鸡岩之上，迷荆紫棘，不得路。乃从岩后大道东行，冀有旁路可登大藏、小藏诸峰。复不得。透出溪旁，已在玉女峰下。欲从此寻一线天，彷徨无可问，而舟泊金鸡洞下，迥不相闻。乃沿溪觅路，迤迤大藏、小藏诸峰之麓。一带峭削高蹇，砂磧崩壅，土人多植茶其上。从茗柯中行，下瞰深溪，上仰危崖，所谓“仙学堂”、“藏仙窟”，俱不暇辨。已至架壑舟，仰见虚舟宛然，较前溪中所见更悉。大藏之西，其路渐穷。向荆棘中扞壁而上。还瞰大藏西岩，亦架一舟，但两岩对峙，不能至其地也。忽一舟自二曲逆流而至，急下山招之，其人以舟来受，亦游客初至者，约余返更衣台，同览一线天、虎啸岩诸胜。过余泊舟处，并棹顺流而下，欲上幔亭，问大王峰。抵一曲之水光石，约舟待溪口。余复登涯，步入，至止止庵。望庵后有径可上，趋之，得一岩，僧呗诵其中，乃禅岩也。登峰之路，尚在止止庵西。仍下庵前西转，登山二里许，抵峰下，从乱管中寻登仙石。石旁峰突起，作仰企状，鹤模石在峰壁罅间，霜翎朱顶，裂纹如绘。旁路穷，有梯悬绝壁间，蹶而上，摇摇欲堕。梯穷得一岩，则张仙遗蜕也。岩在峰半，觅徐仙岩，皆石壁不可通，下梯寻别道，又不可得。蹶石则峭削无阶，投莽则深密莫辨。佣夫在前，得断磴，大呼得路，余裂衣不顾，趋就之。复不能前。日已西薄，遂以手册棘乱坠而下，得道，已在万年宫右。趋入宫，甚森敞。羽士迎言：“大王峰顶久不能到，惟张岩梯在，峰顶六梯及徐岩梯俱已朽坏，徐仙蜕已移入会真庙矣。”出宫右转，过会真庙。庙前大枫扶疏，荫数亩，围数十抱。别羽士归舟。

二十三日登陆，觅换骨岩、水帘洞诸胜。命移舟十里，候于赤石街。予乃入会真观，谒武夷君及徐仙遗蜕。出庙，循幔亭东麓，北行二里，见幔亭峰后三峰骈立，异而问之，三姑峰也。换骨岩即在其旁。望之，趋。登山里许，飞流汨然下泻。俯瞰其下，亦有危壁，泉从壁半突出，疏竹掩映，殊有清韵。然业已上登，不及返顾，遂从三姑又上半里，抵换骨岩，岩即幔亭峰后崖也。岩前有庵。从岩后悬梯两层，更登一岩。岩不甚深，而环绕山巅如叠嶂。土人新以木板循岩为室，曲直高下，随岩宛转。循岩隙扳升，几至幔亭之顶，以路塞而止。返至三姑峰麓，绕出其后，复从旧路下，至前所瞰突泉处。从此越岭，即水帘洞路；从此而下，即突泉壁也。予前从上瞰，未尽其妙，至是复造其下，仰望突泉，又在半壁之上，旁引水为碓，有梯架之，凿为沟以引泉。予循梯扳壁，至突泉下。其凹仅二丈，上下俱危壁。泉从上壁堕凹中，复从凹中溢而下堕。凹之上下四旁，无处非水，而中有一石突起可坐。坐久之，下壁循竹间路，越岭三重，从山腰约行七里，乃下坞，穿石门而上半里，即水帘洞。危崖千仞，上突下嵌，泉从岩顶堕下，岩既雄扩，泉亦高散，千条万缕，悬空倾泻，亦大观也！其岩高矗上突，故岩下构室数重，而飞泉犹落槛外。先在途闻睹阁寨颇奇，道流指余仍旧路，越山可至。予出石门，爱坞溪之胜，误走赤石街道。途人指从此度小桥而南，亦可往，从之。登山，入一隘，两山夹之，内有岩有室，题额乃“杜辖岩”，土人讹为睹阁耳。再入，又得一岩，有曲槛悬楼，望赤石街甚近。遂从旧道，三里，渡一溪，又一里，则赤石街大溪也。下舟挂帆，二十里，返崇安。



游庐山日记

〈戊午,〉予同兄雷门、白夫,八月十八日至九江。易小舟,沿江南入龙开河。二十里,泊李堰。登陆,五里,过西林寺,至东林寺。寺当庐山之阴,南面庐山,北倚东林山。山不甚高,为庐之外郭;中有大溪,自东而西,驿路界其间,为九江之建昌孔道。寺前临溪,入门为虎溪桥,规模甚阔,正殿夷毁,右为三笑堂。

十九日出寺,循山麓西南行,五里,越广济桥,始舍官道,沿溪东向行。又二里,溪回山合,雾色霏霏如雨。一人立溪口,问之,由此东上为天池大道,南转登石门,为天池寺之侧径。予稔知石门之奇,路险莫能上,遂倩其人为导,令二兄径至天池相待。遂南渡小溪二重,过报国寺,从碧香霭中,扳陟五里。仰见浓雾中双石屹立,即石门也。一路由石隙而入,复有二石峰对峙。路宛转峰罅,下瞰绝涧诸峰,在铁船峰旁,俱从涧底矗耸直上,离立咫尺,争雄竞秀,而层烟叠翠,澄映四外;其下喷雪奔雷,耳目为之狂喜。门内对峰倚壁,都结层楼危阙。徽人邹昌明、毕贯之新建精庐,僧容成焚修其间。从庵后小径,复出石门一重,俱从石崖上,上攀下蹶,磴穷则挽藤,藤绝置木梯以上。如是二里,至狮子岩。岩不有静室。越岭,路颇平。再上里许,得大道,即自郡城南来者。历级面登,殿已当前,以雾故犹不辨。逼之,面朱楹彩栋,则天池寺也,盖毁而新建者。由右庑侧登聚仙亭,亭前一崖突出,下临无地,曰文殊台。出寺,由大道左登披霞亭,亭侧岐路东上山脊,行三里。由此再东二里,为大林寺。由此北折而西,曰白麓升仙台,北折而东曰佛手岩。升仙台三面壁立,四旁多乔松,高帝御制周颠仙庙碑在其顶,石亭覆之,制甚古。佛手岩穹然轩峙,深可五六丈。岩端石岐横出,故名“佛手”。循岩侧庵右行,崖石两层突出深坞,上平下仄,访仙台遗址也。台后石上书“竹林寺”三字。竹林为匡庐幻境,可望不可即;台前风雨中,时时闻钟梵声,故以此当之。时方云雾迷漫,即坞中景亦如海上三山,何论竹林?还出佛手岩,由大路东抵大林寺。寺四面峰环,前抱一溪。溪树大三人围,非桧非杉,枝头着子累累,传为宝树,来自西域。向有二株,为风雨拔去其一矣。

二十日晨雾尽收。出天池,趋文殊台。四壁万仞。俯视铁船峰,正可飞舄。山北诸出,伏如聚蚁。匡湖洋洋山麓,长江带之,远及天际。因再为石门游。三里,度昨所过险处,至则容成方持贝叶出迎,喜甚,导余历览诸峰。上至神龙宫右,折而下,入神龙宫。奔涧鸣雷,松竹森荫,山峡中奥寂境也。循旧路抵天池下,从岐径东南行十里,升降于层峰幽涧,无径不竹,无阴不松,则金竹坪也。诸峰隐护,幽倍天池,旷则逊之。复南三里,登莲花峰侧,雾复大作。是峰为天池案山,在金竹坪则左翼也。峰顶丛石嶙峋,雾隙中时作窥人态,以雾不及登。越岭东向二里,至仰天坪,因谋尽汉阳之胜。汉阳为庐山最高顶,此坪则为僧庐之最高者。坪之阴,水俱北流从九江;其阳,水俱南流属南康。余疑坪去汉阳当不远,僧言中隔桃花峰,尚有十里遥。出寺,雾渐解。从山坞西南行,循桃花峰东转,过晒谷石,越岭南下,复上,则汉阳峰也。先是遇一僧,谓峰顶无可托宿,宜投



慧灯僧舍，因指以路。未至峰顶二里，落照盈山，遂如僧言，东向越岭转而西南，即汉阳峰之阳也。一径循山，重嶂幽寂。里许，蓊然竹丛中得一龕，有僧短发覆额，破衲赤足者，即慧灯也。方挑水磨腐。竹内僧三四人，衣履揖客，皆慕灯远来者。复有赤脚短发僧从崖间下，问之，乃云南鸡足山僧。灯有徒，结茅于内，其僧历悬崖访之，方返耳。予即拉一僧为导，扳援半里，至其所。石壁峭削，悬梯以度，一茅庵如慧灯龕。僧本山下民家，亦以慕灯居此。至是而上仰汉阳，下俯绝壁，与世复隔矣。暝色已合，归宿灯龕。灯煮腐相饷，指路之僧亦至。灯半月一腐，必自己出，遍及其徒，徒亦自至，来僧其一也。

二十一日别灯，从龕后小径直跻汉阳峰。扳茅拉棘，二里，至峰顶。南瞰鄱湖，水天浩荡，东瞻湖口，西盼建昌，诸山历历，无不俯首失恃。惟北面之桃花峰，铮铮比肩，然昂霄逼汉，逊此一筹。下山二里，寻旧路，向五老峰。汉阳、五老，俱匡庐南面之山，如两角相向，而犁头尖界其中，退于后，故两峰相望甚近，而路必仍至金竹坪，绕犁头尖后，出其左胁，北转始达五老峰。自汉阳计之，且三十里。余始至岭角，望峰顶坦夷，莫详五老面目。乃至峰顶，风高水绝，寂无居者。因遍历五老峰。始知是山之阴，一冈连属；阳则山从绝顶平剖，列为五枝，凭空下坠者万仞，外无重冈叠嶂之蔽，际目甚宽。然彼此相望，则五峰排列自掩，一览不能兼收。登一峰则两旁无底，峰峰各奇不少让，真雄旷之极观也？仍下二里，至岭角。北行山坞中，里许，入方广寺，为五老新刹。僧知觉甚稔三叠之胜，言道路极艰，促余速行。北去一里，路穷，渡涧。随涧东西行，鸣流下注乱石，两山夹之，丛竹修枝，郁葱上下。时时仰见飞石，突缀其间，转入转佳。既而涧旁路亦穷。从涧中乱石行，圆者滑足，尖者刺履。如是三里，得绿水潭，一泓深碧，怒流倾泻于上，流者喷雪，停者毓黛。又里许，为大绿水潭；水势至此将堕，大倍之，怒亦益甚。潭前峭壁乱耸，回互逼立，下瞰无底，但闻轰雷倒峡之声，心怖目眩，泉不知从何坠去也。于是涧中路亦穷。乃西向登峰，峰前石台鹄起，四瞰层壁，阴森逼侧，泉为所蔽，不得窥见，必至对崖，方能全收其胜。爰循山冈，从北东转，二里，出对崖。下瞰，则一级、二级、三级之泉，始依次悉见。其坞中一壁，有洞如门者二，僧谬指为竹林寺门云。顷之，北风自湖口吹上，寒生栗起，急返旧路，至绿水潭。谛观之，上有洞翕然下坠。僧引入其中曰：“此亦竹林寺三门之一。”然洞本石罅夹起，内横通如“十”字，南北通明，西入似无底止。出，溯溪而行，抵方广，已昏黑。

二十二日出寺，南渡溪，抵犁头尖之阳。东转下山十里，至楞伽院侧。遥望山左胁，一瀑从空飞坠，环映青紫，天矫滢漾，亦一雄观！五里，过栖贤寺，山势至此始就平。以急于三峡涧，未之入。里许，至三峡涧。涧石夹立成峡，怒流冲激而来，为峡所束，回奔倒涌，轰振山谷。桥悬两崖石上，俯瞰深峡中，进珠戛玉。过桥，从岐路东向，越岭趋白鹿洞。路皆出五老峰之阳，山田高下，点错民居。横历若坡陀，仰望排嶂者三里，直入峰下，为白鹤观。又东北行三里，抵白鹿洞，亦五老峰前一山坞也。环山带溪，乔松错落。出洞，由大道行，为开先道。盖庐山形势，犁头尖居中而少逊，栖贤寺实中处焉。五老左突，下即白鹿洞，右峙者，则鹤鸣峰也，开先寺当其前。于是西向循山，横过白鹤、栖贤之大道，十五里，经万松寺，陟一岭而下，山寺巍然南向者，则开先寺也。从殿后登楼眺瀑，一缕垂垂，尚在五里外，半为山树所翳，倾泻之势，不及楞伽道中所见，惟双剑嶙嶙众峰间，有芙蓉插天之态；香炉一峰，直山头圆阜耳。从楼侧西下壑，涧流铿然，泻出峡口，即瀑布下流也。瀑布至此，反隐不复见，而峡水汇为龙潭，澄映心目。坐石久之，四

后游黄山日记

山暝色。返宿殿西之鹤峰堂。

二十三日由寺后侧径登山，越涧盘岭，宛转山半。隔峰复见一瀑，并挂瀑布之东，即马尾泉也。五里，扳一尖峰，绝顶为文殊台，孤峰拔起，四望无倚，顶有文殊塔。对崖削立万仞，瀑布银河飞落，与台仅隔一涧。自巔至底，光响俱彻，不登此台，不悉此瀑之胜！下台，循山冈西北溯溪，即瀑布上流也。一径忽入，山回谷抱，则黄岩寺踞双剑峰下。越涧再上。得黄石岩。岩石飞突，平覆如砥。岩侧茅阁方丈，幽雅出尘；阁外修竹数竿，拂群峰而上，与山花霜叶，缀映峰隙。鄱湖一点，正当窗牖。纵步溪石间，观断崖夹壁之胜。仍饭开先，别去。

〈戊午〉九月初三日出白岳榔梅庵，至桃源桥。从小桥右下，陡甚，即旧向黄山路也。七十里，宿江村。

初四日十五里，至汤口。五里，至汤寺，浴于汤池。扶杖望朱砂庵而登。十里，上黄泥冈。向时云里诸峰，渐渐透出，亦渐渐落吾杖底。转入石门，越天都之胁而下，则天都、莲花二顶，俱秀出天半。路旁一岐东上，乃昔所未至者。趋而直上，几达天都侧。复北上，行石罅中。石峰片片夹起，路宛转石间，塞者凿之，陡者级之，断者架木通之，悬者植梯接之。下瞰峭壑阴森，枫松相间，五色纷披，灿若图绣。因念黄山当生平奇览，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兹游快且愧矣！时仆夫俱阻险行后，余亦少止，乃一路景奇，不觉引余独往。既登峰头，一庵翼然，为文殊院，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左天都，右莲花，背倚玉屏风，两峰秀色，俱可手揽。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遇游僧澄源至，兴甚涌。时已过午，奴辈适至，立庵前，指点两峰。庵僧谓：“天都虽近而无路，莲花可登而路遥。只宜今盼天都，明日登莲顶。”予不从，决意游天都。挟澄源奴子仍下峡路。至天都侧，从流石蛇行而上，牵草扳棘，石块丛起则历块，石崖悬削则援崖。每至手足无可着处，澄源必先登垂接。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终亦不顾。历险数次，遂达峰顶。惟一石顶壁起犹数十丈。澄源寻视其侧，得级，挟余以登。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时浓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眺莲花诸峰，多在雾中。上天都，至其前，则雾徙后；越右，则雾出其左。松犹有曲挺纵横者，柏虽大干如臂，无不平贴石上，如苔藓然。山高风巨，雾气去来无定，下盼群峰，时出为碧峤，时没为银海；再眺山下，则日光晶晶，别一区宇也。日渐暮，遂前其足，手向后据地，坐而下脱，至绝险处，澄源并肩手相接。度险，下至山凹，暝色已合。复从峡度栈以上，止文殊院。

初五日平明，下天都峰。凹中北下二里，石壁呀然。其下莲花洞正与前坑石笋对峙，一坞幽然。别澄源，下山至前岐路侧，向莲花峰而趋。一路沿危壁西行，凡再降升，将下百步云梯，有路可直跻莲花峰。既陟而磴绝，疑而复下。隔峰一僧高呼曰：“此正莲花道也！”乃从石坡侧度石隙，径小而峻，峰顶皆巨石鼎峙，中空如室。从其中叠级直上，级